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四

明 皇甫汈 撰

序贈送

送盧法曹梗考績序

少谷盧子木伯守南刑曹三年矣報政於太宰太宰考
上上御史臺覆如太宰考行將獻於天子之廷按彙典
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盧子何以能善其職

哉夫刑匪推鞫之艱而其弊有二焉若夫豪右作慝雄
張京邑踰軌奸憲怙勢以逞請寄漏脫主者誰何法斯
撓矣專事苛轢巧文附會窮抵橫入不能貸恩於無知
原情於株染刑斯濫矣盧子明威所繩靡不摧勒寬恤
所濟咸獲矜理發摘以宣雖巨猾必致簡孚為治則赤
子更生不濫不撓推刑之中盧子其庶幾乎然蘊藉有
素施行不愷固非倨起於刀筆偶合於科條也方盧子
解褐鴻漸即上書鳳鳴慨憤王章指斥時宰一時風動

朝端想聞海內既而出知劇邑將謂盧子不習為吏急
絃焚絲寢以壯敗至則純務以德蒸蒸保艾泝其頌聲
推盧子之致為益質兼文武道協幾宜茶網施於茹柔
金矢得於噬腊二獎之去不有本哉使盧子操議辟之
權履懲違之任必能信三尺之法殫畫象之化矣輜車
陳於周道帳飲列於都門凡少同里閑長厠官寮者響
然來臻邈爾言別僉曰深哉子之知盧子乎請書諸篇
以贈其行

送繕部葉君擢守思州序

葉子以繕部大夫出守思州居怏怏自謂左遷殊不欲往或曰茲域本西南夷徼古昔叛服難常羈縻不絕者也至我明興耀德於遠始嚮化內屬編氓置吏郡縣其地冠裳其民然蠻獠雜處號稱難理急張為輯東濕待馴非大夫所宜矧大夫方上書謝病反服遐引顧跋涉於山川倥偬於簿牒祗自苦耳請無行也余曰不然蓋聞志不避遠事不辭難臣之職也是故奉黔羌之役而

晞功聞朝歌之命而砥節彼何人哉嘗誦覽循吏傳如
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
至於嚴而民從化至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
類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儒術緣飾吏事大夫
鼓篋海校弟子彬彬興於禮讓鳴絃郤武吏治蒸蒸臻
於保艾即其已試之蹟優為之驗非所謂儒術廉平者
耶何有於思州哉苟謂鬼方殊俗神理異用椎結狡美
乏烹鮮之資蒲鞭孚惠匪格苗之器斯徼外絕永思之

碑敵中無甘棠之樹矣仕貴行道不貴擇官政在因民不在易地稽爾先公剛正不撓威愛兼著倅揚牧滇所在以治理聞大夫能適紹先志光昭令猷父子以明經起家致位良守典據印綬使殫化茲土流聲奕世雖西京之頌兩蕭東究之歌二鄭何以加諸大夫迺悅然心動霍然病已星言夙駕而旌指捍犴矣

送陳子年法曹擢守荊州序

秦時置郡建國之意微矣漢世更守利民之任弘焉故

剖竹頒符必簡在庭之彥臨軒命益恒咨列宿之英使
才謝撥煩術乖飾治殆不輕授也矧荊州者星分翼軫
山表岷巫銅梁石戶為之關雲夢熊湘為之澤釋曰荆
警也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之也苞曰荆強也陽
盛物堅其氣急悍也由是言之地有必爭之險匪烹鮮
之所能綏民無馴習之素豈示韋之所能格兼以羽毛
齒革之貢不乏王旣枯栢菌落之利悉殫楚材土寔塗
泥居隣魚鼈所以輸水衡供匠作者緩之病國急之疲

民思奏罷歲獻坐致年豐其道何由哉南省秋官大夫
陳君子年溫儀玉潤姱行蘭芬始以宏詞發科俄因淑
問為吏疑獄片言而決宿訟兩讓而歸方山公藻鑒之
辰正王濬夢刀之日爰就華司拜為荆牧雙旌揚於冶
渚單車指乎郢門過李息以興嗟訪任棠而博喻今夫
增積而累成者非章華之臺乎異委而朝宗者非江漢
之流乎興雨而霈澤者非息壤之靈乎宣暢而殊託者
非土囊之風乎考基廣之由溯歸墟之跡審屯膏之吝

驗吹萬之神嗣芳躅於度侯晞惠聲於羊叔治可同道
政思過半矣備預不虞上無弛綱憍悍難馭下無佚轡
敦愷悌之化樹循良之績在此行也使或蜀郡來暮嬰
以桑梓之情楚國顯游感於藜藿之事則小雅無北山
之役閒居多拙者之政矣竊為大夫不取也往哉勗哉
勗哉往哉

送刑曹周大夫守臨洮序

夫雍州之域古昔建都之地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漢基

肇於三成唐業由之全盛既稱天府亦曰神臯故開道
列郡隆本強幹天下莫先焉迨入我明創置雄藩以控
邊陲遜矣西土稍背京輦其阨塞防禦固在也殊俗累
譯非減於曩時也柔服有方則回面請吏同於內臣制
馭失策則負力憑凌易於鷙點邊郡化理得人惟艱此
文帝所以弘貸於雲中世祖所以申情於河內者也邇
者敵數為患犯我疆場羽檄夜馳烽火晝爇雖旬格無
虞而歲亦億矣於是天子覃念謀臣獻畫博采揚廷之

薦旁求在野之遺凡撫率之臣司守之吏必簡之利器
寄以長城南刑曹大夫周君爰有臨洮之命焉君繕性
冲和兼資文武刺州茂循良之績持法炳明允之聲通
達國體閑習邊務雖足跡未陟於西傾而志馳伊吾之
北即其素所蘊畜於治理何有哉且茲郡也自彼氐羌
厥居隴右表以崆峒之岨帶以恒渭之流繇以瓜涼之
行跨以枹榆之固延瞰地脈則痛蒙氏之勳極眺臯蘭
則思嫖姚之戰考跡屯田則知充國之畧展祠新野則

永鄧生之慕明信要結則亮霍諝之衷矧茲氓也咸雍
熙之產非復勁悍之俗保艾功半治效倍臻使白鳥之
祥歌於塞上甘棠之愛植於邊廷在此行也是故剖竹
之任非劣於受服勒銘之勲不華於高蓋矣他日臨洮
報政晉諸臺閫優之節鉞耀之珪組藉天子之寵靈漸
遠人以聲教熟曉山川周知兵食運籌屢中宣機如響
玉門高弛琛賂輻積當寧寢北顧之憂銓司受上賞之
鑒大夫其勗之哉祖讌既陳羣公斯集酌以旨酒投之

贈言

送參知周君子籲入賀序

嘉靖三十有五載秋八月十日維天誕聖之辰內凡列職之司外暨奉朔之國叩明庭而獻萬壽者以億計時參知大夫周君寔祇役焉滇南去京師道里特遠改歲發春捧函夙駕揚旌指途賓僚張組以稱榮大夫登車而色喜夫士由起家而立乎本朝孰不欲際風雲之嘉會依日月之末光哉至攝官承乏展案錯事中外靡得

而均焉稽古漢唐嘗簡廷臣出補郡國守相領州刺史
逮內員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有歲中超遷至公卿者
今制稍稍懸隔而重輕係之矣是故子牟懷魏闕之思
長孺有禁闥之戀張敞謂在外無奇或藉子公之力再
入國門始無憾焉抑其勢也季札來聘觀樂詩而歎美
史公留滯不與從事而寄慨又其情也今夫朝于京師
大較有三慶賀入覲考績而已茲行也天子坐明堂開
閭闔受玄貺介休祉金石在縣玉帛輸賁葆羽旄頭文

衣繡尾備物以昭之百官視燎而入句臚而升斯時也
素商應節涼颼滌氣乃與德讓之賓重譯之使攀龍飛
而利見睽虎拜以悅穆子孫繇慶川嶽首符中外禔福
此亦禮文之偉觀而冠裳之茂典也珊瑚瑤璫之琛陳
於內庭肉角犀象之獸馴於外圃咸自滇往也天子有
憚非子大夫奉職惟寅宣威遐裔曷克臻此哉於是延
訪政治之得失周知民間之疾苦臨軒咨岳宸眷篤馬
侍臣僉曰茲非疇昔掌虞衡平水土者乎奉金馬之使

擅子淵之藻者乎非敷教於蜀振文翁之化詰兵于薊
上籌邊之畧者乎邇者底綏滇夷銘赤崖之石澄蒼洱
之波者又非其人乎多所踐更屢著勞績秉銓者將議
陟崇階大夫乃載拜隕越承嘉式讌于是乎采閔宮之
詩効華封之祝而繼之以諷颺言曰夜郎脩阻疲於驛
筐工乏良巧困於鼓鑄戎菽易腐無資於積貯卉服流
徙不恒於土着異物難得非所以安遠夷情忽慌策在
於善馭願少加聖心焉天子萬年南徼永賴亶其休哉

若夫烽火通於長洲之苑麋鹿瞰於姑蘇之臺豈不懷
歸畏此簡書大夫之謂也余與大夫兩世同舉於鄉者
再錄於春官者一相知最深諸君乃曰可以贈周大夫
行者其皇甫子之言乎遂書無讓

送憲使范君侍養東歸序

觀察使范君之歲肇拜茲命也以滇徼特遠不遑將母
意不欲行檄禁切峻太夫人趣之迺強就道按滇亡何
倭奴益橫海上傳警吳越之間華屋銷於烈焰原田鞠

為茂草冶容沉於汨羅嬰兒繫於鋒鏑農夫釋耒紅女
休織暴骨之野想魂而祭遷徙之族十室而九此亦孽
醜之巨禍而含靈之劇痛也於是三楚之堅甲百粵之
精卒山東之亡命淮泗之輕剽聞調飈發應募雲集棲
於會稽者一旦成市而我師屢劓坐受罷困矣東南縉
紳大夫游宦一方者相顧憂愕太夫人塊然在圍城中
使君鞅鞅歎息曰向者蒙犯瘴霧逡巡牂牁之途思迴
征馭於峻阪奉板輿以閒居恨不早決今方寸亂矣負

愧徐生迺上書陳情其畧曰臣自束髮幸際聖明賜之
進士服官行人祗役邁閱慈父見背母氏獨存迨執戟
東曹剖符兩郡二十餘載未嘗違親而仕臣母口霑祿
養身披翟綬恩寵踰分正委身報德之秋也但年迫西
夕不勝扶持仲季既壯家貧出贅並久離膝有妻在幃
共視常膳安能責以排難禦侮哉身嬰衰疾耳沐金鼓
倘先朝露抱恨終天乞將臣放歸獲奉餘息不勝銜結
頓首頓首主臣主臣謹緘題驛聞未及進御而使君飄

然行矣僚友曰未有報命恐傷大義且外臣例無予告奈何投劾自免乎使君曰此固余之心也或曰太夫人雖在耄耋起居無恙聖天子萬壽之期君應入賀願少須臾以俟便道歸省不兩得乎使君笑曰吾聞明王不奪倚廬之情孝子不避矯車之罪矧我屣孝治之朝遇仁覆之主乎若執贄脩慶而駕言展親不可為孝先私家之急而後公朝之典不可為忠失忠與孝不可為臣子進退狼狽恥不為也范君可謂明於制義而勇於亮

節者矣君少挺穎淑妙簡異才方軌終賈雅屬文藻兼
長飾吏甫壯專城盛著聲稱內教檢迪良多也君亦揣
知其才足以適用不終獲落為此舉者殆畜晚績於熙
漢伸短景於報劉耳夫士方晞翼雲衢策足津路若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以赴功名之會亦曩昔汲引拔茹之
驗也至於季鷹起尊鱸之思而顧榮為之執手增慨虞
丘興風木之戚而孔門弟子明發辭歸人情不大相遠
此非異致而同感者哉羣公置酒昆明之池折柳金馬

之亭賦陟岵咏循陔相與咨嗟別去皇甫子曰賢哉母
夫人乎有子益彰之矣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五

明 皇甫汈 撰

序贈送

贈郡守溫公景葵擢憲山東序

自秦剖國為郡罷侯置守而郡之務最繁守之職始重矣畫野履封囿民出政聘享賓際禮賑之具於是乎備慶賞予奪刑誅之權咸得自操居則九筵之堂施黃以

表觀出則設熊建隼朱其兩幅以辯威符則握虎佩則
左魚秩則二千石以示寵異焉漢每親見質問而後拜
唐必臨軒冊授錫衣物乃遣苟非其人豈所以惇吏民
之本哉我明稽古凡擢守必簡在庭之後通習吏事及
佐郡嘗有成効者諸省皆然而畿內尤慎蓋股肱之地
上無藩臬之統其責益專兩畿之間吾蘇尤慎蓋財賦
充行征求日溢訟獄叢興株染莫竟簿書殷積吏緣為
奸艘艘闐噎疲於郊勞號稱難理銓曹久圖其人雲中

溫公以御史持法有聲因就闕下拜為真定守尋改蒞
蘇時倭夷內寇烽火累年閭闔之市玉石為燼海陵之
倉粟匱不支姑蘇之臺麋鹿來遊長洲之苑荆棘延蔓
瘡痍凋瘵艱倍疇昔公甫下車布寬大之政誓精一之
約蠲法外之徭省弗經之費汰冗食之夫與民休息民
若更生焉寇亦憚怙威德不復敢犯吾境農業稍安革
心嚮化流其頌聲越歲再朞適考長吏公以治行卓異
擢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上吳之人恨得公之晚而胡

奪公之速也勅命有嚴軺車將戒屬邑安令請余言為
贈余之知公此持其大較也令語余曰夫郡以領縣縣
以隸郡雖總攝專司之不同然政理則有相通者小子
之治吳始則惴惴焉紛若治絲觀法於公則裕若游刃
繼則俵俵焉難於噬腊承式於公則易若烹鮮蓋宣示
教令皆邑之龜鑑也誨迪掩覆皆令之帡幪也公不欲
一邑之敝貽全郡之愆用意亦厚矣茲行吾屬失其所
庇殆有甚於吏民之思者焉余聞而竊歎曰三山公世

所謂盛德長者非其人乎率其屬相與為君子不獨自
成其良守而已昔陳寵申考城之材王彬亮武康之節
何以加諸茲秉憲外臺不過推其風紀之餘公代產也
兵家之務又其諳曉建長策勒鴻勳反覆掌耳余媿不
文聊述令之感以泄民之私云爾

又贈溫侯序

代郡三山溫公之蒞蘇也歲三更始適四方長吏入覲
之期蘇以防海奏止太宰按牒綜覈功最治行罔有良

於蘇者乃以山東按察副使疏公名上請報下曰可公
遷秩遂行吳邑學官姜君性夏君汝壽率其弟子員謁
子言以贈乃曰性聞莞子曰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
足而後知榮辱吳雖文獻之邦富饒之區豪傑俊偉之
士往往自振而起無待而興茲軍旅之後烽火之餘功
或荒於蕩析志將弛於淪胥司鐸者乃執區區規條期
會之常佔畢訊言之末望其率履而嚮化亦難矣我三
山公之下車也寇不窺境而咸安其居農不釋耒而咸

復其業催科不擾而咸勤其事徭役不濫而咸端其趨
生養既遂禮節可循咸知就榮以去辱由是士蒙德教
之休而師享功倍之逸然又戒紛華之習勵廉靜之風
黜浮豔之辭悖孝悌之行而吳彬彬多醇雅之士矣且
引接師儒寬和有容小有過差未嘗加詆而下皆樂共
其職焉嗟乎公誠所謂良守矣余嘗延覽先漢之隆文
翁與龔遂召信臣俱列於循吏而脩起學宮舉察博士
獨稱蜀郡黃霸與張敞趙廣漢同以治郡有聲而力行

教化興於孝悌獨稱潁川今之移易東土媿美西京奚讓於二君哉夫嚴威峻法可以警吏而非所以崇儒小惠曲恩可以要民而不足以得士由江夏二子之言考驗諸生之意是豈私情所感哉矧鄉校議政之所其政孚斯其言公也公行矣山東乃齊魯之墟絃歌之地霸又密邇京輦漸被聖化尤深將坐鎮而敦詩書談笑以臨樽俎天子思封疆之臣授斧鉞之寄不久召公矣

奉贈王守擢憲開府常鎮序

昔賢每戀禁闈因薄淮陽之行稍厭承明竟就會稽之位若謂吏職徒勞在外無奇斯過矣陽曲王公甫弱冠即拔起諸生間擢進士上第宜展宸郎署侍從帝廷特以通姻茂藩例不得留京輦備宿衛一麾守鄧民社是司再命佐畿股肱攸寄由是剖符隴右而政尚循良移檄吳中而才堪理劇方是時公年同散騎腰佩左魚人皆榮之然所在治行號稱長者不獨精敏英斷而已吾蘇當兵火之餘凋敝不支至則誠絲以焚御轡以供一

切平易與民休息民若更生焉三載滿秩四方入覲之期公以水潦荐飢留不果行太宰考長吏最按部牒覈臺章無踰蘇者遂拜為觀察副使列職楚臬備禦京口自夫久任之法不可行司銓者往往由近叙遷使疆壤相接其習俗易知風聲所感化理亦易孚也公未及行而晉陵潤州之民已輟然相慶曰曩聞興起學宮誘獎儒流甄雅藻藝優於作人者其公乎今將親迪其教矣曩聞循省阡陌勸課農桑平徭薄稅使民充給者其公

乎今將親被其澤矣又聞之減餽貽杜請謁捐出納之
羨絕奇巧之玩其公乎今將敦我醇樸矣又嘗聞之發
姦摘伏挫趨推黜翦除克剽民賴寧哉非公乎今將回
面嚮化而屏跡矣彼二郡者財賦歲計不當乎海陵之
一舟車填集不敵乎閭闔之半諍詞獄案不叢於荆棘
之庭市僧交貿不侈於筒綺之肆褰帷而蒞負弩以驅
勅憲貞度有餘办馬向身為良二千石茲以六條察吏
所屬二千石而下取公所嘗試之法而恪遵之不盡為

良吏乎蓋守親而使尊德刑慘舒之謂矣蘇之民號泣
遮道公車不得前余乃揖父老而喻之曰汝蓋慕公興
水利乎丹陽荆溪之間皆上游也行將修復渠堰灑洩
以時溉浸所及猶足桑麻汝也又德公能賑貸乎永豐
新安之區多沃腴之田其鉅室素善積貯行將發藏通
糶猶足粒食汝也抑又念公能弭盜以保入乎江洋之
濱寇宄所由出沒也耀兵振武懔讐威信無敢東窺者
鎖鑰既嚴枹鼓輟響猶足扞蔽汝也公身雖去此而德

則尚存舊澤未斬而新惠可旣奚必淹黃霸於累年借
寇恂以卒歲汝等始快於心哉衆心稍解公車遄發余
舉觴言曰金焦北固之勝爭雄於大石靈巖玉潭菴畫
之源滙秀於蠡湖胥水公於政暇登高長嘯臨流遐緬
能忘吾蘇乎詩云升彼虛矣以望楚矣又云有懷於衛
靡日不思此之謂也

贈憲使熊公桴擢雲南叅政序

武昌熊公者夙挺楚材早耀荆璞起庚戌制科授太倉

刺史甫及下車治行稱最雖王祥康沂龔遂襄渤不能
過也亡何倭夷內變生倏忽勢漸猖獗民不知兵卒
非服習乏不虞之備罕先事之圖所犯州邑有不望風
而靡淪胥以亡者幾希公乃履矢石之危蹈波濤之險
宣力効勞扞艱敵愾寇始蕩平民稍休息厥功懋焉幕
府奏記清廟聖天子按軍書覈臺剡晉貳蘇郡尋拜按
察僉事飭兵東土亡何又拜副使在職如初自任公去
後若取而代焉公之居東兵無折北海上有二天之謠

矣官厯四遷歲踰一紀前此銓司超授未有如公之速
而民之霑惠亦未有如公之久者也壬戌之秋晉參雲
南藩政衆咸以遠致惜而公亦若弗豫然者余乃進而
喻之曰自古建官分職無內外無遐邇惟其人然重內
而輕外耽邇而憚遠此則人之私情也明王哲后懸爵
差祿以待臣下者豈徒循資守格滿真叙遷而已哉將
冀其弘功廣業以裨化理惟才是簡匪良不登臣下遭
遇盛時亦豈徒閱崇品據要津晞寵徼利而已哉將欲

策勲樹績以垂休聲故忠不避遠義不辭難者也滇雖越在徼外罽阻荒裔而漸被聖化懔奉威德財賦贍於巴蜀文教臻於齊魯今之滇非昔之滇矣王尊驅駕於邛坂虞詡沿牒於朝歌卒之南蠻歸附西羌震龍前史以為美談余滇之故吏也嘗跋涉山箐蒙犯瘴露其土風習俗益大較覩記之矣使控馭有方如馬之閑羈縻不絕如獸之馴鑿覆轍於元江軫厝薪於赤石凡焚燬之種當削衽解辮回面革心包匭庭充賓毳軫積司藩

者足以上報天子揚懷柔之化闡即叙之猷矣由是考
蹟故道通博望之域殷薦碧鷄秩子淵之祀延眺銅柱
緬伏波之勲周視營壘思武侯之烈昆明沉劫侈漢武
之雄圖南詔遺墟憫唐末之不競雖萬里而邈不快心
於扶搖之遊哉夫會有適逢事有不可知者方公初授
太倉孰不以為近而易之而變生不測竟就功名之會
迨移滇藩孰不以為遠而難之而望既素孚坐享鎮定
之逸由是晉陟台司入侍禁闈輟北山獨賢之感展虞

廷歷試之餘以佐聖天子垂拱之治相得益彰身名俱榮矣公乃蹶然笑曰今日何幸獲聞滇事於吾子曠若指南乎遂杖節登車而之南中

奉賀開府胡公宗憲加宮保進位左司馬序

世聞宣聖之言於衛靈之對遂以俎豆軍旅岐為二塗縉紳之士不習韜鈴介冑之夫罕閑禮器為吉甫備文武之才孔明兼將相之任豈非通方適用者哉今績溪胡公足以當之公始以殿中侍御史奉命東巡既而受

朕專征開府兩浙控馭三吳亡何島夷即序海若底寧
東南之氓若更生焉而當宁亦且紓顏於我土矣屢奏
膚功頻膺嘉錫庚申獻春聖天子覽羽書開麟閣課功
酬爵采元老之咨俞太宰之請擢公為左司馬左中丞
加太子太保其督撫並如故不獨分閫之寄益隆而台
階之漸預兆矣蓋司馬者夏官也厥職出統六師行九
伐耀武宣力以揚威德者也太保者宮官也厥職坐而
論道經邦光弼寅亮以弘治化者也列六曹以參軍謀

躋三公而贊幾務一旦建牙樹纛秉鉞持斧繡衣霜簡
豸冠鶴飾黃金懸肘白玉橫腰此亦位極人臣而功益
天下者矣詔蔭厥子澤及後人報功之典不既渥乎五
載之間五遷其官時共榮之吳父老竊歎以為難而又
訝以為速不知循資擬授考績拜真乃銓筦之常格至
超次閱級出自簡在懋官懋賞以待非常之勲者不可
以例論也自古豪傑之士藉其君之寵靈奮於功名之
會得効其尺寸以取卿相之位而立談之間明主予矢

之藏鐘鼓之設旣自中心亦將一朝以饗下豈徼福而
上豈濫恩者哉數公之勲若杭城克敵桐鄉解圍平湖
受降舟山納款井仙居乍浦定海龕山皂林口清風嶺
諸捷大戰六七小戰數十皆身先士卒故士卒咸殊死
戰無不一當百者詳載於世寶錄中何勇也夫蒙荆棘
之危蹈濤波之險入不測之淵履萬死之地而公曾不
以為勞質王酋之弟於帳下數徐黨之罪於席間稍或
不逞白刃俾其曾矣而公曾不以為慮越距績溪近在

數百里內曾不得一過其門夫人病且死曾不得一臨尸而哭斷懷土之思割肌膚之愛視其身輕如鴻毛赴國家之急如水火何忠也此奚暇及爵服之翫為寵利謀哉璽書謂忠勇可嘉聖上知公益深矣昔裴晉公亦起自監察歷節度為平章與公所遭正相似而江南之平無忝淮西他日天子坐明堂告清廟錫之茅土誓以山河豈在晉公下哉長洲令柳子東伯召父老諭之曰爾等忘昔倭夷之患耶當其犯疆圉攻城邑焚爾田廬

奪爾金帛繫爾子弟，劓爾妻孥，酷烈甚矣。姑蘇之臺，幾於填塹；長洲之苑，幾為茂草。迨今民復其居，士安其業，耕不釋耒，行不弛擔，層軒飛陛，不燼於炎灰；樓船畫舫，不絕於觴泛，絃歌方響，無輟於清夜。海陵紅粟，轉輸於天府；筒綺雜賄，充溢於廛市。閭闔之間，土風嘉麗，無減於疇昔。孰非公所賜耶？凡我下吏，荷末光之燭，獲免於罪愆，又非公所庇耶？然非聖天子英武獨斷，知人善任，使公亦莫能竟成也。爾百姓其毋忘胡公，尚毋忘皇上。

哉柳子先令慈谿有小過曲貸之今移長洲又數獎拂
之思頌休美以余與公兩世同年雅辱文藝之知請余
為序蓋差級於雲中奮翼於澠上是以德公如此則凡
幕下絕纓盜馬以圖報者可類推云

送郡守劉公溱擢憲淮揚序

我明稽古建官上昉唐虞下采秦漢內而部院府寺外
而藩臬郡縣以至諸司庶職皆有定員若夫未備而設
或以冗而裁則各度地因時靡可執而泥焉自敵窺京

輦倭擾疆場凡衝圻孔道要害之處阨塞難制者僉謀
既同設官分布重則撫臣次則憲使無慮數十員而通
秦為最署籍於越開府維揚斯境也東運淮海西控長
江密邇陪京接壤中都高帝肇基益邾鄆之地而桑梓
之墟也湯沐攸隸園陵在焉厥責尤重每難其人若豐
城李君武進唐君一以英偉經略一以儒雅坐鎮後稍
寧謚乃罷撫臣特置憲使權埒中丞矣今歲丙寅之秋
憲使員缺銓曹以吾蘇守劉公之良上請報可簡帝心

從民望也夫兩京十三省列郡百五十餘而吾蘇為最
益吳之巨麗民殷物阜財賦甲於天下素稱繁劇自倭
夷汎毒水旱荐災老弱轉徙之民未盡歸農剽輕亡賴
之徒橫行於市風俗寢偷姦宄竊發株連之獄蝟興詆
訐之訟叢積脂荼愈酷黥墨日報束濕急張而去治益
遠矣銓曹患之乃察治行素孚化理有效者斯為簡授
若代郡溫君拔自真定陽曲王君拔自鳳翔今劉君則
自鳳陽來也下車之始專務德教與民休息朞月之間

政平訟理吳有賴蜀之風焉南陽仁恕雍丘禮讓昭先
令美公世濟之是以聞代之曰吳民罔不咨嗟慨歎恨
奪我仁君失其慈母一胡亟也司勳氏曰汝等小人知
慕君侯之良思欲借寇者乃徇私恩而忘大義者也朝
廷用賢為天下計豈一方得而專之由楚豐沛盡越會
稽皆揚域也荆川有言浙福兩臺本非為盜而祇以禦
夷耶贛二閩無與于夷而專以弭盜通秦蕪之狼福並
峙海寇咽喉徐宿交會鹽徒窟穴公受鞬鈴而司鎖鑰

耀兵詰戎宣威徼寵式遏於上游鯨海盜息而島夷不敢犯其鋒聲聞雞犬風及馬牛潤州以南可高枕矣公雖在揚而保障三吳豈特河潤九里哉是謂在齊而燕重矣益公以洛陽之才獻策發科一命而為大夫者稱六安茲維揚之選由吾蘇績也吾蘇之選由鳳陽績也鳳陽之選由六安始也足跡不離於股肱之地而功名顯於畿輔之間薦剡盈於公車他日晉閱上卿出入禁闥佐天子撫四夷綏萬邦將不由維揚之績舉而措之

手今觀吾蘇烽火戢矣雨暘時矣教化行而頌聲作矣
吳山嘉勝暇日登遊間攜藻詠雀啄空庭香凝燕寢樂
天應物風流更見余以雕伎謬垂華獎茲行鄉士大夫
猥以贈言見屬余方蒙垢於鑠金公特掩瑕以存璧雖
祁奚不伐無德於色而谷永圖報豈解於心又曷敢辭
祖帳既陳征軺邁邁夫滄波江上代酌水於一錢明月
橋邊帳吹笳於千里鄉士大夫不忘維揚君侯亦豈能
忘吾蘇哉

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

隆慶戊辰乃皇上改元紀歷之次實履元朝會之始也
內而畿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咸以職入覲太宰
綜核功叙辨論官材以上於天子賢不肖既判殿最有
差而黜陟行焉是旦也衣冠玉帛之華旌旄鐘鼓之設
臚傳鷄唱之儀解辮削衽之賓懼呼拜舞於文陛赤墀
者濟濟蹌蹌昉古特盛亦臣子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
時吾郡守蔡公業當行公廣平人也由戶曹郎以賢稱

簡命出守甫朞月多異政吳將移風而易俗焉鄉之大
夫士於公行也思數而告於執政以達於聖聰惟恐美
未克彰而善或上壅也颺言曰吳自言偃以文學列於
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蘊後世遂多摘績拔藻之英公
啓以性命道德之談而士端其趨矣吳自揚州上錯海
陵流行賦號殷瞻師旅之後田卒汙萊公為省耕勸課
濬渠興利而農務其業矣吳民素機巧善雕鏤纂組為
竒伎恠器公屏玩好捐無益之具而工反其樸矣吳閭

闔通都雜賄韜積交貿射利公為稽市戒吏無私取而商操其贏矣吳自專諸擊刺多魁岸任俠六博使酒公嚴遊閒之禁而民變其習矣吳自光僚骨肉相戕後多閱墻之獄公為閉閣謝過而民有兩棄其田者矣吳造樓船飛颿棹歌方響多山遊水嬉無間冬夏公嚴其禁而民志無蕩矣吳自館娃之餘尚有招搖倚市者公至斂跡矣吳好調詞誣詆公察其奸而罷訟不得售矣燕饗品物有制而革奢為儉矣危冠侈袂放逐之而服衷

矣毀淫祠徹妄祀而左道息矣公豈徒為循吏即古愷
悌君子寬大長者曷加焉夫朝會之典天子令陳詩考
禮罔非觀民風俗也孰有出於吳郡者乎昔漢宣中興
考覈吏治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
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皇上
雖非起于側陋之比而在潛邸特久知民疾苦同而求
吏治之切均也當時為吏者如文翁修起學宮除孝弟
力田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黃霸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罔非為民計也孰有良於蔡
侯者乎課列郡之最公為第一守矣我明自孝武以來
耳目之所覩記如天水胡公嘗飾以文治矣然未及彰
善也吉水聶公嘗惇以禮教矣然未盡瘳惡也西蜀王
公嘗坐鎮雅俗矣然未遑飭政也公能兼之稽吳守之
良公為第一人矣舊凡守令入覲先期數月飭徒馭戒
資裝擾於閭肆民不堪命公單車遄發宿無舂糧清哉
侯矣吳父老諱然歎曰使子大夫之言聞于執政達于

聖聰天子乃曰有臣如此宜在公卿輔弼之列出入禁
闈召對清燕恐奪侯之速而民夫其望也天子增秩賜
爵如漢法晉職參岳借寇復留如永康徐公故事庶久
道化成政和俗美吳其躋於至德之世人負達節之
槩乎大夫士乃更起舉觴酌侯而祝之父老遮道稽首
侯麾之乃得行司勳氏退而書其言為贈

贈郡尉吳君維京召為南都比部郎序

安吉吳君由禮曹謫倅太倉甫數月擢為蘇郡尉又數

月召為南北部郎駸駸嚮用云司黜氏曰嘗讀太史公
撰次世家始尚門閥而侈世及吳自泰伯肇基延陵亮
節代多顯者比部父叔睽登甲第入則同躋禁闈出則
並典文衡鳴珂都里列戟鄉閭越言世家莫出吳右者
再傳而有中丞為之兄禮曹為之弟追匹濟美愈熾而
昌然天道惡盈物理憎盛兼之蛾眉以入宮見嫉蠅口
以立朝興讒于是乎有承嘉埃罪者矣前古謫官置之
員外署以散曹若賈生之相淮王長卿之守園令唐宋

以降貶地於江州雷州帶階以司馬司戶又若團練齊
安提舉洞霄廩以廩祿而不勞以簿書俾蓄才養望優
游以需晉復胡待之厚也今時則不然既奪京朝必補
州邑東以吏局親以民事將歷試於先大投於後古今
成材是或一道也君為州郡吏不以為不屑而優為之
凡錢穀法比之繁簿書期會之瑣皆勵精從事所在咸
底績治行為天下第一復見吳公矣我明建官上稽周
制下昉唐典六曹分職春官掌邦禮以和邦國秋官掌

邦禁以刑邦國各率其屬爰有司存益禮以防民越則
糾之以刑取象四時春生秋殺之義也先帝臨御稽古
禮文明禋秩祀釐郊丘考廟室紛紛制作晚年彌篤時
為春官之屬惟寅惟清殫心夙夜采儀叔孫準圖公玉
斟酌損益文質協中允諧厥職焉今上纘服在宥好生
泣辜釋逮時為秋官之屬惟明惟良專用輕典多所平
反三輔無文致之獄聖朝有刑厝之風亦諧厥職焉夫
謫官蒙召每由南署者以事簡地閒猶夫唐宋意也鍾

山原廟何異茂陵崇臺蜚觀洞霄宛在回視州郡清俗
迴判而勞逸適均矣至則覽大江之麗興詠於靈運弔
六代之跡寄慨於周郎探南朝諸刹弘寂於范鎮訪西
都遺事揆藻於左思才既充而望益起由是陟司寇簡
宗伯非厯試而大授之驗乎余與中丞公雅有文藝之
好茲役也取道過家翁孺一堂幸以斯言質之

乾隆
御覽

皇清司勳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皇甫司勳集卷

四十六至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_臣李鼎元

謄錄監生_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六

明 皇甫汈 撰

序壽

壽李司封先生二親序

李先生與居進門弟子而詔之曰我自昔遜于學造于鄉賓于天子迺今服在王官淹茲天邑我母太夫人倏而屆耆司封家君亦且臻斯境矣餘月六日實太夫人

以降之辰迺不遑一觴之將我是以明發有懷于閔之
隈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言不遑也小子識之門弟
子避席曰嘗聞冬為玄英一曰安寧玄英之義順而精
矣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婺女之義巽而貞矣在玄為羨
黃純坤矣越載生明幾漸盈矣誕彌獻歲寅贊成矣太
夫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媿哉言乎爾徵之天道
已乎門弟子又曰嘗聞藐焉方輿志秉陰矣揚州之域
建歐寧矣碧水丹山竅厥靈矣侯虛侯止氣化凝矣川

后貢符淑女生矣太夫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媿
哉言乎爾徵之地道已乎門弟子又曰嘗聞顓頊之裔
國氏曰曹爰歸於李亦帝之苗太夫人嗣音于姑于姑
有光勗爾君子君子克昌恃爾多男靡不允臧陰範于
里里尚乎中行太夫人之賢而壽也宜哉先生曰媿哉
言乎爾徵之人道已乎二三子出沔也後先生謂沔曰
夫二三子之言何如沔曰徵天道者胚胚乎端之謹乎
地道其淵淵乎末之潛乎人道則彰彰乎其幾矣夫太

夫人女順刑于家母儀流于國壽不于其賢哉壽不於其賢哉君子載儀得此令妻以莫不宜眉壽與齊可以觀德也夫迺若先生待詔摘藻司封握爵崇以顯榮褒章殊典渥焉來貺扈以寵珍夙夜匪懈守官通訓昭以令名可以觀孝也夫于是為封君壽及其太夫人何妻不敢先夫子不敢以母踰父之誼也是故以言乎德德惟懋矣以言乎孝孝惟則矣以言乎三才則備矣先生曰沔也之言可以壽吾二人已乎小子識之遂退而書

為序賡為詩歌者凡十又一人

寄壽少宰汝湖謝公七十序

會稽郡少宰汝湖謝公壽屆七十厥配毛夫人與之偕
老從弟某佐刺澶州思以頌其兄時僚友咸喜聞其事
而願為之辭幕乃曰倬彼安西述德江左晉肇高風宋
振休烈迄明繩祖嗣登三傳邁美千禩迺誕少宰早發
歸科寅清建禮端揆副銓奕葉簪組蟬聯彪映皇極錫
福惟德是備俾昌而大俾耆而艾敬獻一觴之祝謝子

曰昔賢恥居紉袴不言門第名遂身退有遺榮者矣非
吾所願聞也尉乃曰公性亶聰哲學臻博極摘藻拔天
敷文緯國講筵兼席啓沃洪毗貢舉掄才得人斯盛功
言並懋是為不朽敬獻一觴之祝謝子曰職在太史金
匱掌之公猶曰名與身孰親也丞乃曰在昔東山之卧
埭墅派輝烏衣之遊華萼相飭今留園嘉麗不減東山
敦賞子姓絕勝烏衣酒肴雜陳無恡百金絲竹間奏恒
卜清夜逍遙以適性恬澹以引年身其康強子孫其逢

吉敬獻一觴之祝謝子曰美哉幾乎然唐風之誠宴樂
枚發之侈遊盤衛生者方以為履機也刺史曰稽山之
陽禹穴在焉是史公觀道之所也臨海之嶠石門通焉
是康樂窮探之逕也姚江之濱鏡湖滙焉是賀監避喧
之地也耶溪天姥往往畸人羽客靈異出焉公將有見
於昭曠與造物者遊滄霞茹芝輕舉高蹈而淑媛相內
家省無憂同躋壽域邁其徽音自是甲子寧有既乎某
少業公門如彼靈運鍾情惠連其詩曰親親子敦余賢

賢吾爾賞復見於今矣敬獻一觴之祝謝子曰美哉言乎茂以加矣余不復請矣敬為刺史舉觴丞乃授簡緘文發使馳之會稽

奉壽介谿嚴相公八十詩并序

益聞聖王膺歷則瞻首盈朝哲后垂綃斯宿苗在位道論軒時謨明堯曰此名世之烈每際乎中興平格之徵無爽於保義者也大師相介谿嚴公產應星精神由嶽降早發藝苑晚陟台司今天子勵精飭治於上而公篤

渠承休於下憇簡宸衷贊成幾務交孚匪偶相得益彰
迨上聿修玄默公爰守清靜遇有道之長著不息之久
用是閱崇品垂鴻勲享榮名躋上壽自天申命豈人可
徼致哉嘉靖紀年三十有八載公年八十王正之吉實
維誕辰內外卿士大夫奔走驩慶輸琛輦璧奇巧纖緝
以將其儀公卻而不登膾鮮臠肥甘和芳越以羞其俎
公撤而不御纓綉聯耀履綦響臻來獻其觴斯受而酬
之凌雲鬱思拔天鬣藻跼陳其辭則樂而聽之頌者曰

公在講幄則帝心格聖學純是宜清燕以接公掌成均
則德教敷英才育是宜延胄以資公佐銓筦則俊良升
茂異拔是宜總攝以聽公作秩宗則朝章釐祀事舉謁
款薦殷郊廟用享是宜百祿以道公入政垣天子是毗
多歷年所以公有調燮之功而甘露降慶雲興雨罔愆
期雪必應候是宜蟒服以庸以公有密勿之功而嘉禾
屢生兩歧之麥三秀之草歲馳驛輿是宜賜第以居以
公有啓沃之功而玄豹馴白鹿孳靈兔瑞雀時奏垆牧

是宜銀章以綰旌忠勤敏達焉以公有經緯之功而弘
文丕變大雅復作是宜大官推食侑以上尊焉以公有
運籌之功而西戎賓洽倭夷即序踰沙軼漠納賫充庭
是宜錫公彤弓以威彤矢副焉以公有包容之量撓謙
之度是宜錫公乘輿以朝上殿優禮焉以公上壽國脉
下殖民生不獨自引其年而已是宜授公師傅之任兼
宰職位特進焉湛恩汪濊隆古罕見衆皆歌而頌之史
官書其事盟府載其勲矣予小子沆復奚辭之加乃作

而歎曰美哉壽乎聖天子減五登三其數尚八益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功地道以八方正疆域帝道以八柄馭臣下相道以八統詔庶民音以從律風以宣氣法以出治政以經邦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演之為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數寧有窮乎若夫起尚父於渭濱迎申公於魯邸並以八十之年為始進之日矧公嗇神葆真身康力健聰朗猶少視履旋吉子孫濟美可以長生可以事

君俾公耆艾而熾若淑而昌天實為之天道不息而帝
克配焉聖壽無疆而公克贊焉數之適相值也沔既麾
之門牆越在草莽追惟疇昔不忘國士之知願厠邑人
之祝敬上詩一首凡十有六句倍八也總百有十二字
符公奠云位極名高壽更緜古來能得幾人全香山未
許遺榮日渭水纜逢兆夢年六考久膺黃閣寄兩朝常
侍赤墀前題封細字猶能草應制新辭到處傳三世絲
綸親見掌一門簪紱總稱賢大官分膳充羔鼎元夕留

燈照綺筵禁內賜興師禮重殿中扶拜帝恩偏遙心欲
獻南華頌直擬春秋至八千

奉壽存齋徐相公六十詩并序

雲間存齋徐公之入相也歲幾一紀年甫六旬壬戌季
秋既望五日近台垣而開壽域追佳節而秩初筵信福
履之永綏古今所稀覯也一時展慶者軒騎聚其盈門
觴籌交於四座小子沆乃從吳下賦詩以將或曰相公
之誕朝中鴻筆鉅卿暨海內綴文之士莫不鸞鸞鳳以

摠辭劾罔陵而製頌山林外史奚足為重亦遙厠其末
耶余曰不然天保之詩曰萬壽無疆斯天子之壽羣臣
能頌之矣而何取於華封之祝閼宮之詩曰千歲無有
害斯諸侯之壽羣下能頌之矣而何取於麥丘之辭蓋
人有隱而重言有微而徵也矧余與公忝鄉曲之誼蒙
筆札之知者哉身已棄置志無所干言非溢美而貢諛
殆有足采者矣辭曰少年名冠曲江春扈聖今為第一
人共道歲星曾誕倩由來崧嶽果生申校書盡欲窺中

秘抗疏寧辭作外臣宣室召歸資啓沃平津特拜掌絲
綸掄才悉采東南美典禮嘗懷夙夜寅壽介六旬花始
甲期逢九月菊司辰上尊賜出皆成露御饌頒來併是
珍勅降紫泥承旨渥句題紅藥見詩神謝庭濟美堪稱
鳳漢閣酬勲待畫麟已羨黑頭登極品還將黃髮頌無
垠

代郡守壽文太史九十序

聞有天壽有人壽有家壽有鄉壽有國壽若夫挺靈錫

哲為世作模此天申之壽而年益不足加焉立德纂言
垂名不朽此人修之壽而爵固不足多焉杖屨以安度
閤以奉此子孫之隆孝養也耆德宿望表正一方此鄉
人之所以尚齒也燕饗有禮告存有秩此先王之所以
引年也若太史衡山先生者秉倫鑒於三吳寄典刑於
一代非古所謂達尊者耶今上御極之初端冕右文側
席求士遂企予旌之招膺珪璋之薦待詔金馬給札蘭
臺亦一時之奇遇也然非公所好乃倦長卿之遊高仲

連之蹈抗跡山棲委懷邱索書絕交於貴門足不踐於
令室四十載矣由是清節著於中朝懿行重於鄉閭文
章載於史館聲名熒於海內兼以妙解詩律則少陵非
工並精翰墨則內史為劣戲染六角價踴市間誤點尺
幅異域爭購皆其餘事而公不以自詡也余昔家食時
即聞其名想見其人而不可得幸而出守茲郡間造其
廬接其光儀承其謦欬始大慰平生而公躋九十之年
耳目聰明步履輕捷日通問字之賓不輟揮毫之典使

淄川朝訪猶可受伏生之經魯邸夕延尚堪備申公之
顧蓋公雖遊於羣藝之苑而不以雕篆傷氣雖產於紛
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宜享遐永之齡綏康寧之福
者也其視歸科顯仕為何如哉竊怪夫養禮廢缺無復
鴻玉之頌燕饗之制珍糜之從蒲輪之遣公誕之辰聞
其子姓昆弟聚族羅拜觴而祝焉在詩曰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則家為之壽矣履綦響臻軒車駢集觴而頌焉
在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則鄉為之壽矣燕饗之禮

獨可廢乎矧今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敬老尊賢牧守之職也陳蕃下榻於南州謝眺餉乘於東海前史紀之矣乃與二三僚友圖為公觴昉鄉飲之期悖大賓之享乃勅酒正具醪外饗司割樂師登歌擯紹贊儀公其照臨庠舍揖讓阼階余等次第更起而獻壽焉展乞言之思惠周行之示在詩曰如岡如陵三壽作朋庶幾乎聖朝之憲章國老之遺義歟僉曰善是舉也嘉禮既洽衆賓有懌余忝主者宜書其事俾吳人傳之為

美談云爾敢曰文乎哉

七叩壽林叟七表

閩中林子大黼幼挺英資長臻博極冠齡駿發篋遊京
國賈生浮湘而賦雄史遷探會而道得曾大父勿齊公
為姑蘇教授化覃吳中余先祖祠部公亦出其門學正
濟美綽有父風逮孫思所將子徂東雅多交知籍甚聲
稱余兄弟因投分於潘岳遂忘年於禰衡庚申孟秋十
有二日壽屆古稀林子圖展家慶陟岵興思乃謁大夫

問所以壽其親者大夫曰余吳人也而子又久處於吳將筐洞庭之甘橘匭茂苑之香稬和尊羹於鱸膾泛蘭酌以縹清食俾口爽飲俾顏柔子歸而享以為壽可乎林子曰膳有常珍窮味非養也大夫曰閭闔之肆筒綺華縵弱以羅紈織以紗縠符彩揚輝侈袂炫服被之夏涼襲之冬燠子歸而獻以為壽可乎林子曰衽褐敦素致飾非衷也大夫曰越有狡童亦有靜姝歌以麗曲間以吳歛靡曼子夜激楚陽阿子歸而奏以為壽可乎林

子曰五聲病耳荒樂非康也大夫曰豫章之材湖濱之石運以郢斤驅以秦力延般師於香山構溫房於清室君子攸躋於以燕息于歸而居以為壽可乎大夫曰賁園掃徑崇高非制也大夫曰言游妙藝粲若春敷揆為藻績咀為道腴將使機雲綴辭翰融託諷廣松栢之章第南山之頌子歸而稱以為壽可乎林子曰贈人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僕所願聞也幸終教之大夫曰列鼎充飫不若鷄豚之逮存也營燥置萬不若結駟之及門也

思所公雅抱經世之才不膺一命之寄昭德繩武惟爾
是異子其乘嘉運參彙征踐文陛彰華纓父以子貴封
爵並榮則向之飲食服冕聲樂居處奚求而不得哉林
子曰爰思奮飛聊以俟時然僕聞善養豈利祿之貽哉
大夫曰孝莫大於顯親顯莫大於令名使子坐閱卿貳
策足要津建鍾鼎之鴻業垂竹帛之休聲載在史牒曰
思所有子若此爾祖清白所傳相與不朽矣林子於是
緘大夫之辭歸而揚之莆里百拜稽首洽我婦子錫以

純嘏綏以福履公為舉觴靡不懌喜

原壽為太僕史年兄七表

嘉靖甲子八月初吉玉陽史上知年躋七十擬香山而
開社置鄭驛以通賓四方緘文馳幣獻觴介壽者冠蓋
相望司勳氏自姑蘇往道遇荆溪丈人曰公奚往得無
為玉陽君來乎余曰然丈人曰美哉壽矣公知何修而
臻此乎司勳氏覲然而咤曰予先子中憲公與其考光
祿公暨仲氏司直君與太僕君同舉於鄉榮叨兩世誼

協通家曷為不知也粵稽往謀邈矣史氏佚產周而濬源丹弼漢以垂裔託肺腑於椒房奉綸絲於楓陛蟬聯累朝本枝百世家埒羸訾鄉稱禹貴蓋聞飲食爽口被服華榮安居移氣廣樂娛情皆所以養生也聞之卿家有若嘉肴腥膻旨酒縹清腴出牙調芳由狄營食之飽德酌之飲醇故度閭畜之異膳寢遊從以常珍非享此而壽乎丈人曰薄滋味者不悅膏粱嗜肥甘者命曰腐腸上壽不為也又若綺縠纖眇戍削允精純綿麗密在

筭必盈影纓縹組散耀垂文故高年蒙仄帛之賜禦寒
有重裘之溫非緣此而壽乎丈人曰桓褐苟完聊以飾
躬服之取灾或由不衷上壽不為也若夫閒宮顯敞洞
房突深翬鳥殊制鈇槻異形丹堊所不及施寒暑所不
能侵于時燕處君子攸寧非居此而壽乎丈人曰吉祥
止止生於虛白高明之愆懼瞰其室上壽不取也若夫
金石通奏絲竹駢羅選舞燕趙發曲陽阿貼席銜簪綽
雪迴波聽之忘倦觀者宣和非御此而壽乎丈人曰五

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釋氏戒慾哲人黜聰上壽
不為也司勳氏曰蓋聞心憂則形槁志暢則體充玉陽
君早司文部晚簡青宮金紫濟美寵光有融胡求不得
胡欲不從非以此而能壽乎丈人曰道家之言貴於止
足玉陽君超然遺榮反其初服奪鳳池而不驚解龜組
而非辱上壽不願也司勳氏曰蓋聞義興與區仙靈窟
宅洞壑標奇張善著跡法可回金藥能反白玉陽君結
侶方外釋戀域中朝廷園客夕訪壺公雙玄觀妙五蘊

了空非緣此而壽乎丈人曰似矣然瓊藥無徵石髓難
識不若嗇精葆真調心守寂庶可引年而却疾也司勳
氏曰蓋聞積善者蒙餘慶陰德者獲顯報匪自天申實
由人召玉陽君慷慨好施閔窮必賑允恭之粟散之如
期孟嘗之券折而不問所賴全活奚止萬命此非仁者
宜壽乎又若翁伯移權蕭生平諍攀樹免侵隴之仇守
劍改盜牛之行容人之度既優戢德之私難罄又若倭
夷肆血泝劫鄉邑召募勇敢授之計畫義聲彰聞盜戒

不入民之安堵伊誰之力人皆好之而欲其生天亦惡
得而不聽之民哉丈人領之曰旨矣斯言得之矣向所
啓我富貴紛華而屬厭神仙迂誕而不經善慶恩德庶
有憑哉司勳氏曰天道難謀望報抑豈玉陽君之心哉
聞之堂構在溧別業棲荆銅官嘉麗玉女澄泓珍果夏
孰瓊樹冬榮招雍門之客集蜀郡之英摘藻詠勒鴻銘
圖邛洛之勝寫郊居之情高堂不能傾曲池何時平行
後昆之裕垂不朽之聲所謂百千萬年眉壽無有害者

豈特皓首黃髮間哉斯地也磅蜚觀擬鈞天檢秘祝表
祈年歲八月誕之先祓齋室備吉蠲肅虎拜望龍顏以
仰答聖天子之寵綏豈敢自幸其履旋而已哉玉陽君
之壽信無涯矣丈人聞之鼓枻而去莫知所止司勳氏
乃屆上御之廬載拜而獻觴焉玉陽君亦載拜而酬之
因告以丈人之語相與歡喜此殆麥丘之示德音絳縣
之占甲子願代副墨請書其事

大司馬齊安劉公七十序

世之恒言曰北吏尊而南兵重云夫謂北吏尊者非以太宰秉銓握爵綜核功叙藻別材流華階顯級賢可越次而予之否則不崇朝而奪之天子勞求於上惟宰臣是咨第曰俞往哉汝諧耳南太宰視空篆稽恒牒不得操黜陟之權即考覈減否亦止於畿輔之內而不能行於天下均為太宰而勢尊相萬也夫謂南兵重者非以大司馬掌兵戎守京邑防扈陵寢控制江介疆域既廣機務實殷北司馬近在輦轂憑藉寵靈外靖邊烽分建

督撫各鎮要害從中制之均為司馬而任重亦相萬也
是二官缺必簡才猷懋著德望兼隆者僉謀而特命之
不輕授焉若今齊安劉公少懷楚璧長挺周楨蜚聲郎
署叅秩藩臬肅憲臺瑞宣威齊魯所在底績乃拜為南
司徒地總財賦職專錢穀稱平準焉曾不待年聿反初
服栖遲江漢偃仰林臯幾十年矣今上嗣極覃側席之
憂搜在野之逸詔使馳於南楚旌車賁於東山時己丑
蒙召者凡五人公為之首帝眷尤渥不踰年而有天曹

之移纜數月而膺夏官之拜公乃感恩思奮精白承休
可謂卷舒隨時龍蛇互用者矣茲地也高帝定鼎以來
成祖留守之後陋眊豐鎬劣觀關洛鍾山之陽王氣磐
鬱石城之勝江流環繞垂二百年矣先帝時乃以倭夷
構釁繼之悍戍逞克烽火照於甘泉戈戟交於都市雖
尋就翦滅而長漸滋蔓式遏永圖罔可弛者况艤衝巨
艦非驍騎之雄鉏耨棘矜非控弦之利公至坐鎮而彈
壓之不越帷幄之中樽俎之上而潛銷妖氛默禡鯨魄

者多矣以公平昔談道德而趨仁義說禮樂而敦詩書
文武為憲吉甫是班柔惠且直申伯惟貳公所謂社稷
臣者非耶隆慶己巳年躋七十仲夏望後實惟誕辰凡
陪都百寮公侯卿士咸來獻壽浮以菖艾羞以含桃披
藻摛績升歌播頌者纓綵輝映綦履響臻余跼伏東海
之濱追緬曲江之誼雖不能越山川以厠於稱觴之儔
亦欲擬西陵而附於操觚之末適太學余生祝者歛人
也嘗遊公之門乞言以贈司勳氏曰子行將壽大司馬

乎夫禹敷九土排淮導河注江達海此其上游公為奠
安所以壽國脈也濠潁舒亳之間此其要衝公當一面
所以壯國威也揚州之域海陵之倉苞筐之入魚鹽之
利由茲以通所以阜國財也東連吳越西引荆蜀南跨
閩粵此其都會公保障之所以固邦家之基于億萬年
也公豈獨際昌期享黃髮為身壽而已哉稽之彞典由
南司馬擢北太宰者僅有其人滁陽任淺業亦不竟嘉
靖改元若太原喬公勳名炳睚今猶想見將俟之公矣

夫邾郳之歷數過卜絳縣之甲子靡筭公殆與國同久者哉余子載拜緘文以行

少司馬新安汪公五表序

萬曆二載今司馬氏南明汪公五十之期里人典客黃君汝會問壽於司勳氏蓋嘗從余遊而其子太學生立孝等為公姻末用是効祝於司馬徵言於司勳者也美哉壽乎為人臣皆欲獻其君蹄縷之微願為天子壽也為人子皆欲獻其親鷄豚之養樂其逮存也朋友之交

亦先為壽酌以大斗以祈黃耆者也若罔所烜赫於時
稱述於後彭殤等耳惡在其不朽也于是乎有垂帛之
勲藏山之業焉將與日月爭光霄壤俱敝者也余不能
詳司馬氏之行而好讀司馬氏之書若副墨所載汪故
潁川之苗裔也後徙新安少田賦以賈代耕大父客遊
燕代遂用鹽鹽起致饒裕尋罷歸折節為巖穴處士之
行元子復修業而息之然好行仁義生司馬氏受大夫
封益積德百年而興者公方在紉綺博綜緝緝甫冠射

策發科試縣令遊郎署出領劇郡臻於乂理為良二千
石肅憲七閩聲名籍甚張而能弛屏居硯中慕金庭玉
柱之勝迺東遊吳會浮五湖探兩山余遇於吳門見其
充腴粹盎似有道者謂宜壽既而詔起持斧鄖陽憺其
威稜晉為少司馬按周禮夏官之職恪修舉之訓士卒
勵車徒莅兵詰戎佐天子中興之烈每念封疆嚴禦侮
宣威於外將繫南越之頸而答其背修德於內審黃石
而存苞桑勳莫大焉間治古文辭取法太史襲跡先秦

黃山白嶽闡其雲秀衡郢之室咸瘞草馬海內宗之新
安諸彥自昔詹程輩為之減價功德並邵而言益彰非
與日月爭而霄壤俱耶問其齒纜遽大夫耳俾爾耆而
艾曷所底焉于是典客南向再拜緘司勳言北向再拜
為司馬壽束帛加璧馳之京師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七

明 皇甫汈 撰

碑版

平夷碑

蓋聞垂綯之代爰有徂涿之師舞干之朝不廢伐苗之
典觀兵丹水享士鈞臺雖文德誕敷偃彼若易而五材
並用去此則難矧島夷之為中國患也自古紀之矣漢

唐以來道革汗隆勢因叛服靡有常焉宋德不競鼎祚
潛移元德既衰天下靡沸天啓我明時則高皇帝汛掃
風烟肇為戡定文皇帝屢勤鑿輅弘致濫平列聖相承
制馭一軌賓譯四通皇上嗣統湛恩懷柔四海即序琛
賚軼漢玉帛來庭二百年而海內晏然矣蠢茲蠻服日
本最大聖祖慮其險阻易憑挾詐難格絕其內款禁其
互市瀕洋環島羅衛布堦而嚴為之防智矣哉自是濤
波晝戢關門夜開亭障弛而不設舳艫敝而不修斯憂

兆於忘危釁生於玩寇者也倭奴乃乘間竊發始則歲
早荐飢奮臂掠食抹死扶傷而已迨夫假託依附嘯聚
實繁桀鷩孔熾遂乃隳城斲邑斬將殺吏侵擾我疆場
繫累我黔首農夫釋耒紅女寢機飛棟成墟餘皇為燼
刺嬰兒以釁鋒剗孕婦以染鏑益鯨波之巨浸而蠱毒
之劇蠹也階之為梗豪右乾沒貪其奇貨為之贏糧嚮
道阨塞漸諳虛實悉覘視我稍輕敢於深入也東南之
區財賦攸萃俗號紛華地稱嘉麗一旦烽火照於錢塘

之江荆棘蔓於長洲之苑蕭條千里顧不痛哉皇上震怒集羣議以廣思回北顧於東眷運神謀下明詔剖符秉鉞之臣妙簡而任專閫分麾之將疇咨而遣竭內帑之財調六郡之卒雲臻颺赴樓於會稽然戰輒不支賊無亡矢遺鏃之患而我師坐困矣吳越甌閩兵連於四境壬癸甲乙役疲於累年意者天吳為瘵波臣干紀不然胡酷至此也皇上思欲祀洪濶昭玄貺乃有浙郡趙公文華時在納言曰隆睿眷晉秩司空明禋宗委公爰

奉如絲直履窮髮指日月以誓辭望山川而增厲審利
害於出疆聽便宜以從事既而開庾信之府參竇憲之
幕留侯在幄亞夫行營詩書素敦禮樂具在乃倚為長
城資之武庫矣于是宣威敵愾殲馘獻俘以報于天子
聖心以懌加公宮保以寵異焉前此計眩於狐疑機失
於逗縮者公數其罪聖天子飭法以示懸藁之徇差級
而俟叔榆之效仁義兼覃矣越歲執徐賊復猖獗窺建
業犯淮揚公暫違聽履仍俾受服方叔于征令公再見

金陵盤石以為固漕舟塞江而無恙一戰而挫鋒於呂
城再舉而摧戈於桃港僵尸乍浦褫魄梁莊當六月之
期應七旬之候組甲凝霜旌旄耀日公方按節徐行緩
帶談笑惟時總督則少司馬績溪胡公宗憲提督則大
中丞桐城阮公鶚西蜀張公景賢澶州史公褒善監察
則侍御姚江周公如斗刑臺趙公孔昭滇南邵公惟中
僉謀既同諸司百執事而下共命惟恪或者議欲輸幣
以誘其降堅壁以俟其老緩追以縱其逸假息以盈其

贊公持之曰余藉天子之寵靈二三元老之中覆兵速
乃神事需為賊勢在破竹間不容穉矣乃令沛之亡命
拔戟而登齊之驍騎控弦而入楚之椎髻挺刃而馳吳
之輕剽煦沫而泳越之勇敢烈炬而焚五道並進長伎
畢集箕無遺策刻不踰晷生擒百人斬首千級溺骸汨
羅焦骨炳焰以萬計史書大捷無是過焉而贊成之者
則兵曹郭仁也于是飲恨者快心含憤者吐氣斂戚成
懼破涕為笑姑蘇之民曰珍瑕滌穢惟司空雲間之民

曰室家胥慶復我農晉陵之民曰分茅疏爵報宜崇潤
州之民曰生子名趙恩無窮四郡良守乃率僚佐將采
民謠播鏡吹勒鴻休刊貞石謂余與公誼聯榜末屬操
鉛槧嗟夫料敵制勝哲也信賞必罰斷也躬冒矢石勇
也不以賊遺君父忠也以此衆戰戰奚不克哉若夫懲
厝薪於往轍存苞桑於來監公奏凱之日有副封焉銘
曰憲周劇秦若稽炎漢中葉惟宣先零構患充國請行
金城圖箕矯矯虎臣邦之屏翰曠世濟美司空乃誕蠻

夷于襄冠不可玩
亭海既澄幽谷盡
竄班師奏膚獻囚
在泮天子萬年神
武英斷才謝子雲
辭莫能贊

吳韓襄毅公祠碑

代呂中
丞作

吳有襄毅公祠自余始也余創之宜文之迫於瓜代而去厥後韓生隆數來請沿牒方嚴搦管輒罷茲撫滇南歸生復申前諾可謂不忘迷祖者迺檢舊草綴次之夫滇民亦反側思逞余率止以戡稍執其醜始知成功之艱而益重公之才畧云夫豪傑之士功業建於當時德

澤施於後世進退以禮身名俱榮乃崇爵以尊之厚祿以享之生有殊褒歿有徽諡錄其子孫人心猶以為未盡愈久而思慕之不忘此廟寢之所攸肇像飾之所攸興俎豆之所攸設而禋祀之所不忒也余自弱齡凡忠貞節烈所謂士之豪傑者或史冊所紀載或父老所稱述未嘗不延頸拊髀想見其人恨不得與之同時焉逮忝進士授御史為聖天子秉憲之臣尤以激揚旌別為已任及奉命巡按江南持斧肅軌攬轡觀風庶幾遇其

人而酬其願焉若都御史襄毅韓公雍者蘇之長洲人也余按茲土三學弟子員以祠事來請因覈厥履公志抱經綸才綜文武弱冠影纓釋褐被繡即霜愴轂下風動臺端叢案決流宿齒推服諸道奏讞咸公參定尾有公署多蒙報可人畏洛陽年少矣巡按江右逆濠怙勢包藏禍心首削護衛陰奪其氣而寢其謀新建之勲公基之矣由是晉浙于藩宣大之屏功多不載既而五嶺倡亂百粵不靖憲皇帝疇咨簡命公乃受脤專征至則

憑籍寵靈布揚威信凡攻守招納調遣防禦暗合苟御
之制間出曲逆之奇每遇敵輒身先士卒士卒咸感激
無不一當百者凡猺獠黎獠黃蕭諸裔素號難格計曰
盪平之斬首數百萬捷以數千聞思古方叔之翦荆蠻
晉公之克淮蔡充國圖箕於金城伏波標勳於銅柱曷
過焉事具平蠻錄及公家乘中不暇一二談也至若浮
槎釧木流馬非神驅羊負芻火牛謝巧設機用謀則籌
沙示糧束藁得天智出其下矣公殆天授非人力所能

庶幾也又坦懷闊度所駐壺觴高引刁斗盡弛或橫槊
賦詩或登樓舒嘯有羊謝之風焉功成身退口不言兵
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無犯道家之忌者矣而猶以中貴
之詆屏居江東溘死牖下不克釋韜鈴而秉釣軸舍遐
徼而司禁闥爵不及嗣悲哉廣南之氓追思德澤家祀
而戶享之朝廷報功之典尚缺焉後俞都御史鄧公廷
璜之請敕下立祠梧州至今雨暘水旱疾病災祥禱公
祠輒應焉而桑梓之墟安可無祠以棲神妥靈在昔韓

忠武范文正皆吳產也咸有專祠課功較德公實與叅
廟享之舉獨可使貳乎因檄有司卜地而經營之按祭
法有功德於民則祀之典禮經有鄉先生死祭於社之
文故祠之在粵尚功以敦報也在吳尚賢以示勸也非
徒家廟歲時伏臘以永孝思而已昔孟軻氏謂夷惠奮
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諸士子雖不及
接膝於廟堂而希躅於里閭他日功名所就有等於公
且踰之者使業不顯著澤不覃被有不報焉而媿於公

者乎吾等有事茲土者謁公之祠仰止而景行焉亦將
有興起者矣祠在郡學東先為南禪寺址撤下宮之植
而新之無費於官無取於民迺闢而門迺筵而堂迺翼
而序迺邃而唐迺級而陞迺峻而墉一準范韓之規而
廣表有差正以簿器酌以儀物舉以春秋可以常遵後
之繼者間多捐貲加葺而愈光焉此秉彝好德之心敢
要以為作俑者之功哉祠成於嘉靖乙巳之夏文成于
隆慶丁卯之秋云系曰天挺襄毅嶽降之英濟商作楫

植周為楨文醉六籍武閑五兵弱冠肅憲秉鉞專征三
苗餘孽弗叙弗庭公往于夷額叩角崩旂翻作氣鼓譟
先聲燎蜩匪疾脫兕奚神軍中一韓異世齊名梧州報
德象飾猶生桑梓故墟懷賢夙興蕉黃荔丹惟粵之馨
橘甘蓴美蓋土之羹斷藤刊烈橫石勒勲南陽慕亮東
海表寧竦踊稽首式是典刑

徐文敏公祠碑

徐文敏公祠者祠明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公也

公諱縉字子容吳洞庭西山人也故號崦西建祠者季子太學生玄素也祠成謂余少從公游又為南畿所取士雅蒙公知亦能知公也屬撰記之余往謁祠展象貌如生乃稽首載拜涕泣而歎曰君臣相與功名之際豈不艱哉先太傅文恪王公起自東山有子為擇佳壻得公良善孝廟末登乙丑上第改吉士授編修太傅方在政府而公居翰苑聲稱籍甚毅皇帝時公在史館多所紀錄間與北郡李子夢陽大梁何子景明長洲徐子禎

卿鄴郡崔子鈇定交筆札揚摧文藝獨以史職自任相業自期矣夫唐虞稽古建官殷周猶未云備迪秦而漢稍稍增置西京所載金馬著作之庭天祿校書之閣蘭臺給札之典栢梁侍從之儀上有右文之君下多揆藻之士遊叅枚朔詞妙淵雲唐宋始建翰林置學士西京啓之也若弘文集賢地切清華承旨供奉職隣樞要我明益重非由此選不克拜相執政可輕授耶世宗嗣位銳情經術優禮儒臣公以宮詹主試繩鏡之喻拔必得

俊又以少宰攝選銓衡所寄掄無枉材且啓心於講幄
喻道於經筵凡治亂興衰邪正得失反覆辯析未嘗陳
端而令上自擇兼之偉容儀善宣吐帝為改聽焉由是
清燕晝接寵賚日隆相君嫌其偏己也陰嗾儉黨飛文
巧詆公遂襍被東歸角巾長往縱情丘壑委懷琴史若
將終身焉厥後操軸既移張弧盡脫數從常侍顧問形
求不見賈生何其久也為召蘇公今安在乎鳳舉之使
將駕安蒲狐首之嗟奄成宿草帝為悲悼焉乃復爵任

子恩逮於存歿錫葬褒諡義備於終始公亦不為不遇矣余慨夫君臣之際寵孰維之怨孰戕之勲業中隳疇則間之身名晚完疇則使之命也何哉乃竟不閱崇品不躋上壽海內共惜之仲子詹事君玄成於城西建寢叔子州倅君玄英於山中祔廟並致孝享季子狹小舊制爰圖麗規因構赤城隙地奉以專祠上請於巡按御史先為長樂陳公瑞繼為洛陽溫公如璋咸曰我聞徐少宰者先朝之良佐茲邦之賢達也觀風者不能舉以

示觀奈何溷其後人檄下郡守太原徐公節行縣理將
將助之金季子謝無所受惟聽幕掾督察工匠而已地
名靈芝里跨芙蓉橋其廣幾畝延袤若干丈為堂三楹
肖像其中旁為齋室翼以廊廡前又亭樹碑凡制誥御
祭諸文及題咏詩詞具勒焉伉而為門繚而為垣濬而
為池遠而為道庭植松栢梧竹芳陰交覆緣溪桃李荷
芰穠艷競敷東接膠宮西隣梵宇羣峯暎帶四水環漪
赤城勝境也太傅有祠北望而近昔高步於金馬玉堂

之上茲冥棲於花洲茂苑之間靈其並妥矣工饒於嘉
靖甲子之春考於隆慶丁卯之冬題其額者按院洛陽
董公堯封懸以耀其門者吳邑令福清魏公體明也考
之日玄成等陳俎豆潔牲牲以告于祠幼弟太學生玄
佐冢孫履貞咸與駿奔云銘曰峻推崧嶽吳表洞庭降
申挺秀誕徐效靈東矜太傅西詡少宰辟彼中流玉柱
雙在早奉鴻私末遭蠅點心苟無愆躬遑恤蹇生居華
屋死起玄堂茁彼芝里似蔓而昌條風獻節灼灼桃李

儼在春官門藹多士花源通籞湜湜其清靈茲陟降宛
昔登瀛槭木悲秋洞庭葉去客有延陵帶劍在樹子孫
千禩勿替引之昭德揚休請視銘辭

重修至德橋碑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麋豹建廟於閭闔門外其
徙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閭之溪宋
乾道初沈度領郡乃建橋表坊廟曰至德橋因廟坊因
橋云迄我大明歷年茲多橋漸崩圮嘉靖癸亥開士屈

真定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入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
察御史閩中陳公命下再借三按吳中駐驄茲地登瞰
危梁顧瞻頽寢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乃不責諸為
民之上而諉於遊方之外乎遂檄所司捐贖刑之金刊
他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呀呷興仲冬而厲揭免
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
矣然引纜之堤紛為韜筒之肆虹跨之堰鬱為鱗次之
居無復蒼檜翼門綠楊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

馬二千石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余
按祭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敦俗民非假法而施
達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生美
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於虞海季札
蹈節於延陵貽厥後昆追嗣前軌苟不見德惟法是聞
雖有脂茶之密不能回斗粟之謠鈎距之神罔以格鬪
墻之訟故興校易性榮陽無並逮之獄閉閣引慝高陵
有兩棄之田乃知化理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既逝

末俗寢偷禮讓之邦嚚頑善詆愿恪之民輕剽好鬪向也襲跡皮冠今乃縱情綺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變色一簞公軫憂焉故新是橋者將新是民耳俗猶梁也克讓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以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惕仰首坊下者潛焉而嗟有躬未遑謁其祠而赧然趨者矣是秉彛之在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入深而感速也粵稽古昔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陳詩以觀風納賈以觀

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所有事而公代天子優為之
豈曰與梁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大者乎為下為民是
謂鴻烈為上為德是謂令猷一舉而二善具宜著之銘
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士由科第超拜御史者相繼
不乏為閩世家云成化甲辰巡按張公准嘗新厥廟太
史陳公音為之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為諸生
時書其碑曠若有待重感於斯銘曰至德造吳洪惟太
伯宣父有言禮讓為國懷風永歎裡薦靡忒中葉道衰

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鄙王與侯爵服非玩繁滌是蓋仲
揚其波季濬其流端委于越比隆岐周肅肅柱下持節
來巡六條咸察百墜俱新納民於軌返俗以醇歸報我
后洽和神人烈士徇名太上不朽聲聞於前光垂於後
昭德塞違功實云茂竦踊茲梁文石並久

皇甫司勳集卷四十七